

道教研究論文集

黃兆漢



道教研究論文集

黃兆漢



中文大學出版社

© 香港中文大學 198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389-9

封面題字：饒宗頤教授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明基印刷公司

九龍觀塘工業中心第三期

目 錄

饒序	1
柳序	3
自序	5
明代的張天師	9
張三丰與明帝	39
清代道教西派命名、活動及道統考	61
從道書的形成看清代文人的宗教生活	93
玄帝考	121
黃大仙考	157
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	183
丘處機的《磻溪詞》	211
木魚考	237

饒 序

道教掣討之事，近世之顯學也，於域外尤盛。其在歐洲，自馬伯樂開其端，至於今茲，乃有道藏解題之輯集，是何異道書之重整運動？學者趨向，又重在儀軌，以爲禮失必求諸野，故凡齋醮、拜斗、發爐、修行、普度諸科，其舊俗、法事可考於今者，無不窮究原委，務求徵實，漢學界中以道教爲論文題目者以百數計，可謂盛矣！自來道釋，相資相敵，競爲表異，化胡之經，本際之義，引文證理，入室操戈，孰爲得道而迷蹤？有待披雲以見日。道之剝剝儒釋，其事繁蹟，理而董之，亟待其人。其在扶桑，則神道之教，理多相涉，於是上清劍、鑑雲圖、形神可固之論，無不爲攻治之所取資，益以黃白導引之術，志在養生而事關科技，遂令探索者縱闖玄奧，別啓新途，此則前人所未涉足，而創獲遂更倍蓰焉。

黃君兆漢曩從余問，冶金元之語業，深知全真之徒，以倚聲施教，其所爲者，亦復炳炳烺烺，顧與花間、尊前大異其趣。君遂自是深入道教之門戶，既醉心於張三丰其人及其書，覃思最深，所得亦度越時輩，所著各篇久已風行寓內，頃者裒集向所爲文若干篇，釐爲一集，余得取而讀之。余嘗深慨道教典籍久爲人所漠視，今之業績反得力於異國人士，而君奮起其間，如蒼頭異軍，自樹一幟，其事亦已偉矣，何待余之揚扆。余向者亦略究三張之遺著，蠡測管闕，愧未能發擿微隱，輒以藤綆，聯彼珪璋，喜得與君忝爲同好。去歲浪游洪都，陟彼西山，一訪許旌陽之遺跡，又幸得瞻臞仙之墓，華表依然，柱間符籙猶髣髴可覩，低徊久之，而恨君之未能同遊也。益信韓昌黎謂氣之所鍾，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非親臨其

地者無以體其眞而究其勝，他日當攜君同履鶴鳴之山，君其亦有意乎？丁卯清和饒宗頤。

柳 序

道教爲一頗古舊之中國信仰，其肇始當在東漢之末。《太平清領書》之傳播，張角黃巾起兵之變亂，天師道五斗米教之興起，皆所以樹異幟而廣其流，而其所有以秉承者，則戰國以還神仙、服餌、導引、黃白、陰陽、術數諸家爲之濫觴也。後漢始祀黃老君：黃帝之書如《宅經》等多依託，更多不存；老、莊則或取虛受垢，深根約紀而不侵削於他人，或謬悠恣縱，諛詭可觀而不敖倪於萬物，顧皆先秦之哲學而非有宗教旨趣者也。雖然，自魏、晉而清談之風盛，談名理者多體用析辨之詞，弘佛法者演《般若》、《放光》之論。道教起自里巷，猥淺無以與之競爽，詬厲所不勝，排斥所不能，於是襲取佛經之著者飾辭而廣說之，如《法華》、《報恩》、《藥王》、《金光明》，今《道藏》中所收經典多有能自譯經中覓其根原者，可覆按也。在此一時期，受時代之相盪相激，佛家之著述襲取老、莊玄學之論，用中國固有之文辭語彙，融合印度諸經，解空第一如肇公之《三論》者，亦爲個中龍象。相刃相靡，久則相反亦復相成。及宋、魏、齊、梁之世，陸修靜、陶弘景、寇謙之輩繼起南北。派別既崇，道教之體制規模始粲然大備。羽士效佛家之三身而有三清，元始天尊者固釋迦之閏位，老子亦與三尊之列，至唐代而道家莊、列諸子皆躋於真人仙聖矣。三教混同，其思想殆可遠溯至齊、梁，而道教以本位文化之故，深入後世士大夫階層及民間，影響尤巨。枝蔓既衍，治絲愈勞，道教史之不易董理者更不止此佛、道渾融之一端也。

曩余嘗論道教之不易研究，於唐、宋以後又有數關。其一，歷

世專制君主之所提倡，皆在服餌，即所以求長生者之金丹。金丹固古代化學未成正式科學前之燒煉試驗也。其成就於生物化學及冶金術關係綦密，其業爲治科學史者鑽研之範圍。然唐、宋以後更衍爲內丹，則由研究外界物質自然之變化進而及於長生久視之體內科學，說至玄而言之者鑿鑿。治斯學者無實踐之經驗則無以張其說，其於內視稍有見解者，或能自證而不能舉以示人，言語道斷，其成就遂不能令他人爲客觀之觀察與衡量，而詮釋之者亦難有真正深入淺出之的見。盲人摸象，固無以語於批大卻，導大竅之能見全牛也。其二，道教爲宗教，宗教史與思想史有別，然唐代以後之宋、明理學，受二氏之薰陶者實甚深，而夷考理學之宏著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除絕少數人外，即端拱大儒，亦莫不與佛、道二家有干係。此絕少數人，如明代之曹月川、何柏齋，固非理學家之主流也。吾人治道教史，就此一層言之，道書之外，又不能不遍參佛籍與儒家之重要典籍，始能融會貫通，置身於歷史環境之中，還古人以本來面目。此又扛鼎之作，非淺學者餽飭鎖細之功夫沾沾自喜所能窮其至大之域者也。其三，若專就道家書籍本身而言，卷帙之繁，頭緒之多，去蕪存菁，遺其糟粕，亦復汗牛充棟；而道經中僞託者多，杜撰虛構既成慣事，羽化之仙人本無紀年可言，飛鸞之降授尤稱餘技，吾人欲以歷史學者之眼光而研治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必不爲迷信家所樂聞。至於材料雖豐，必加選剔，成說雖具，猶待析辨，其或窮年累月，樂而不疲，所得亦復有限，甚且爲數學家之所謂負數。望洋興歎，斯又治道教研究之同工久所深喻而莫逆於心者矣。

嶺南黃兆漢先生，文史兼長。昔年在香港研治文學，所著於地方戲之歷史淵源，多能明其條貫。近十年浸沈道書，嘗游學南溟，共不佞紬讀道籍，多所發明，更不以愚說唐肆也。近月其大著《道教研究論文集》將付梓，又屬爲弁言於其簡端。《晉書·虞喜傳》言「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黃君有焉。因誌蕪辭而歸之。一九八七年二月，南海柳存仁。

自序

本書所收錄的九篇論文是我這八九年來對道教研究的部分收穫。雖是小小的收穫，對我自己來說，卻是敝帚自珍的。現在要結集出版了，自然覺得十分高興，也趁着這個機會，說說自己的感想。

屈指一算，我研究道教已有十六年了。正式開始研究是一九七二年。這一年我離開香港，遠赴澳洲，到澳洲國立大學研究道教史。可是我對道教發生興趣實在比這一年更早。當我在一九六七年於香港大學修讀文學碩士學位的時候（指導老師為饒宗頤教授和羅忼烈教授），我已接觸到道教。當時我研究的是金元時期的詩餘，這很自然地涉及全真教這方面的作品。爲了要了解全真教道士的詞作，不能不涉獵一下全真教的歷史，想不到這一「涉獵」使我對道教着了迷！不過，由於當時的研究重點另有所在，只好暫時放下研究道教的興趣了。

一九六九年獲得碩士學位，本來想多讀一點道教書籍，可是由於工作上另有需要（自一九六九年秋到一九七二年秋我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工作，專門研究廣東繪畫和廣府大戲——即粵劇）和時間上不容許，只好又一次的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對道教的興趣依然未減。這時候我一直在尋求機會研究道教。終於機會來了！一九七二年秋我進入了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研究道教，指導老師是柳存仁教授和張磊夫博士 (Dr. R. de Crespigny)。得到他們的悉心指導，我對道教的認識進步得很快。

道教的範圍實在太廣泛了，研究的第一年完全是知識吸收的階段，主要是讀一遍《道藏》和翻閱正史，輯錄其中有關道教的材料。

第二年纔集中研究道教的宗派，其中問題複雜得令人難以想像。到了第三年始專心研究明清時期的張三丰一派。經過三年多的「苦鬥」，終於把論文寫成了！這是一九七六年的事。同年二月我受聘到西澳洲 Murdoch 大學任教，可是，所教的，除了《中國哲學》一科外，其他科目都跟道教拉不上關係，故此，在 Murdoch 大學的五年裏，爲了準備功課，也爲了盡量適應環境，投入當地生活，也因爲忙於教授中國繪畫，閱讀道書的時間實在不多。值得安慰的是，在這段時期裏，我修訂了我的博士論文，交給澳洲國立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爲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ang San-Feng Ch'üan-Chi*（中譯爲《張三丰全集作者考》，一九八二年出版）；更抽出其中一部分改寫成一篇獨立的文章，名爲 *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中譯爲「張三丰研究」）；又寫就《清代道教西派命名、活動及道統考》一文和完成了《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一文的初稿。

一九八一年初我結束了澳洲的教席，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雖然主講的科目是中國文學，但也兼講幾個道教史的專題，遂使我多讀了一些道教書籍。又爲了研究上的方便，我傾囊買了幾套道教書籍：《道藏》、《道藏輯要》、《道藏精華》和《道教文獻》等。自想：不盡量利用它們就對不起自己了！在這五六年中，在道教研究方面，我寫就了《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玄帝考》、《從道書的形成看清代文人的宗教生活》、《張三丰與明帝》、《丘處機的〈磻溪詞〉》、《黃大仙考》、《木魚考》和《明代的張天師》諸文，時光總算沒有白費。

上述九篇論文（英文寫的不計在內），除《明代的張天師》一文外，都已在各大學學報發表，此次蒙各學報惠准結集出版，謹致萬分謝忱。爲保持本來面目，只改正初印時的一些小毛病及手民之誤而已。

此論文集之能夠出版，全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全力支持，於

此特致謝意。復蒙吾師饒宗頤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和柳存仁教授（前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贈序，饒師更為書名題簽，實使拙著生色不少，謹此致謝。

最後，我要將此書獻給內子曾影靖女士，感謝她在過往的歲月中不斷地鼓勵我從事道教的研究，希望因此得到她更多的鼓勵。

黃兆漢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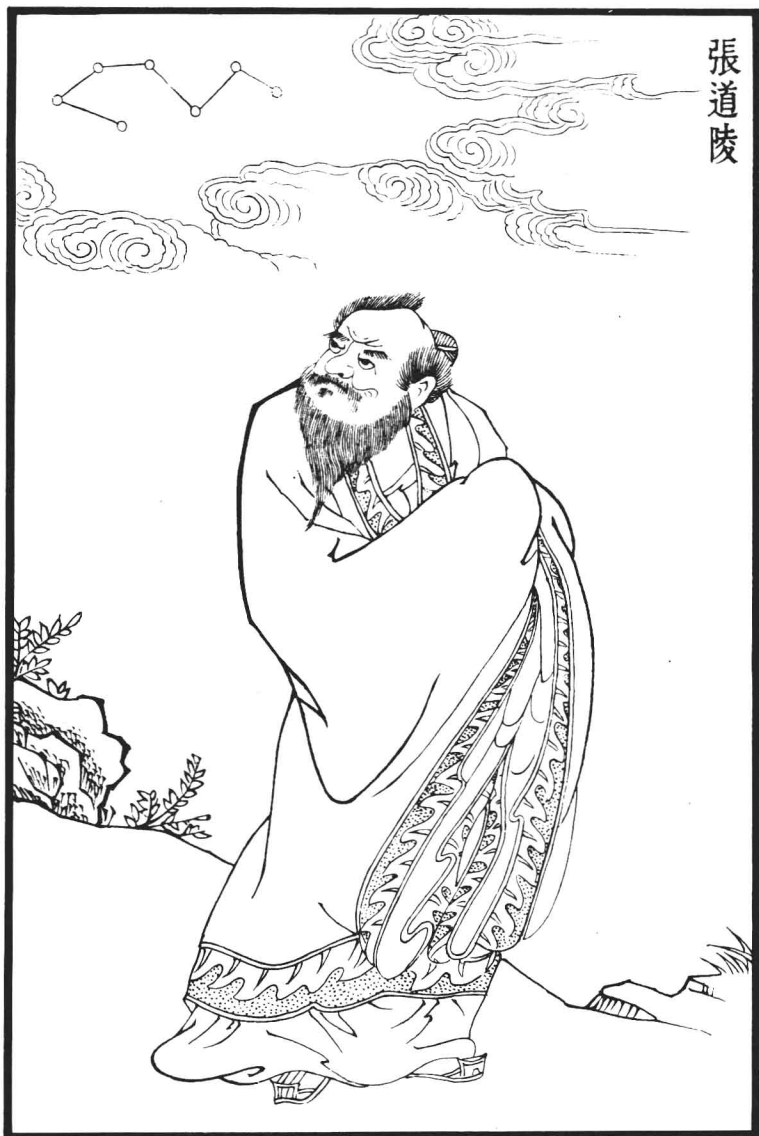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五月

明代的張天師

「張天師」是天師道¹教主的尊稱。自東漢張陵（或稱張道陵，在世約當公元25—156前後）為第一代天師²以來直到現今已傳了六十四代。現今的天師叫張源先，是前代天師的堂侄³。1978初我專程從澳洲（當時我仍在澳洲 Murdoch 大學教書）飛往台北拜見這位天師。他當時的辦公室設在重慶北路的覺修宮台灣省道教會裏⁴，現在是否有所變更就不清楚了。我見到的張天師約四十餘歲，並無甚麼特別之處，只是一個普通人，穿着樸素的深藍色長衫，態度彬彬有禮。當時接見我的還有兩位大居士：龔羣先生和殷石明先生。龔羣先生到現在還一直與我保持聯絡⁵。張源先天師親手贈給我一冊他所編撰的《歷代張天師傳》⁶，封面上印着天師道的始祖張道陵的法像及「道高龍虎伏，法大鬼神欽」的兩句讚文。事實上，這本張天師傳只不過是根據明代《續道藏》的《漢天師世家》一書⁷及日人小柳司氣太在三十年代編的《白雲觀志》裏所收錄的《補漢天師世家》而編成的⁸，其中只補充了第六十二、六十三代天師的傳記，學術的價值並不高。不過，在推廣天師道的立場看，它卻不失為一本頗為有價值的普及讀物。

本文要談的是第四十二代到五十二代的十一位明代的張天師。雖然在天師道的歷史上，他們的聲望、地位不一定可以比得上其他一些天師，如漢代的張道陵和宋代的張繼先（1092—1126）⁹，但至少在天師道一派的道統延續上已盡了他們的責任，而且其中有幾位天師在某方面的成就卻是以往的天師所無的，亦即是說，他們在某方面的成就是獨特的。只就這一點，明代的張天師已很值得我們

張道陵



張道陵像 載：明·洪應明《仙佛奇蹤》(武進陶氏重刊)，卷2，
頁1上。

去研究了。我打算在本文裏探究這十一位天師在宗教、政治、社會、文藝和學術各方面的活動，及指出其功勞貢獻所在，希望透過這篇文章使人們對明代的張天師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並希望能夠填補道教史研究上向來被忽略的一個環節。

首先探討明代張天師在宗教方面的活動。一如其他朝代的張天師一樣，他們日常的宗教活動不外是打齋建醮，祈晴求雨，頂多是祛邪治病一類的事¹⁰。除了這些「例行公事」外，並不見有甚麼特別奇異的地方。至於在推廣天師道的傳播和提高天師道的地位上，亦沒有甚麼不尋常的表現。誠如《明史》所說：

張氏自正常（筆者按：明代第一位天師）以來，無他神異，專恃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云¹¹。

又如今人杜聯喆所說：

For the whole span of nearly three centurie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eleven Taoist patriarchs on Dragon Tiger Mountain from the forty-second to the fifty-second. Neither in the promotion of Taoism nor in religious miracles did the Chang family accomplish anything of distinction¹².

大有可能是因為這些原因以致天師道在明代沒有甚麼大發展；亦極有可能是這些原因令到明代的天師絕大多數不受當時皇帝重視和在民間沒有一個崇高的地位¹³。有明一代共有張天師十一位，就是沒有一位如北宋時張繼先那樣德高望重道行不凡的天師！

明代一開始，皇帝就對張天師沒有好感。明太祖很不客氣的說：

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¹⁴。

於是削「天師」之號，改授「真人」¹⁵。這一舉動對張天師的打擊不可謂不大。以前是天之師，高高在上，地位尊貴，現在只是個有特殊修養的凡人而已。張天師在明代一開始就是如此的「先天不足」了。這樣的一個打擊真可說得上是使到張天師的地位一蹶不振，從明代到現在張天師都沒有得到統治者的特別尊禮。

我們或許會問：明太祖究竟為甚麼要削「天師」之號呢？單單是爲了「至尊爲天，豈有師」嗎？我相信事實並不是那麼簡單。就算只有這個原因，內裏至少還有深一層的意思：明太祖是天子，地位比天低一等，但是天師的地位卻比天高一等，天師的存在無形中貶低了天子的地位，或說使天子的地位降了一級，對一個新登位的皇帝來說是很難忍受的。試問那一個皇帝能忍受在世間上還有一個比「天子」還要崇高的名號呢？這種心態很自然的令到明太祖憤然削去「天師」之號。此外，也許與明太祖的出身有點關係。明太祖曾經做過小和尚¹⁶，釋道不和，互不尊重，由來已久；又「天師」一號的尊貴更反映出他自己出身的低微卑賤，這如何能夠容忍呢？報復和自卑的心理也許亦成爲明太祖削「天師」之號的一個原因。另外的一個原因大抵與政治有關。明太祖爲了壓抑道教勢力——一股可以騷擾或甚至威脅他的統治的勢力，以免它如在元代一樣過度高張¹⁷，所以一開始就對它施加壓力，挫折它的銳氣，要它謙謙卑卑的服從自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明代第一個天師張正常（第四十二代天師）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天師，無甚才學，只懂一些小把戲——小法術¹⁸，這又如何能夠令明太祖對他另眼相看呢？如果他是張繼先或丘處機（1148—1227）¹⁹一類的道士的話，情況或者有些不同。

明代的張天師雖然在提倡道教和異蹟表現上沒有甚麼顯著的成就，但是在保存整理道教文獻上卻盡了很大的努力，使他們在道教文化史上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汗馬功勞。單是這一點已見出明代張天師的不容忽視，亦單是這一點已令明代其中幾位天師不朽了。明清以來研究道教的人不能不讀的兩大道經寶庫——《道藏》和《續道藏》

都是成於明代張天師之手。沒有他們的努力，恐怕我們現在研究道教還要困難十倍呢！難道這一點不值得我們去大力表彰嗎？

按道教經典的編纂應該是始於唐代玄宗時期（712—756）。在公元748年之前唐玄宗時所編纂的《道藏》名叫《三洞瓊綱》，卷數多達數千²⁰，可惜已失傳。後來宋、金、元各代都繼續編纂《道藏》²¹。元時的《道藏》名《玄都寶藏》，共有7,800餘卷，可謂洋洋大觀。可是在元代，因為佛道之爭，《道藏》曾兩次被焚毀，一次在公元1258年，一次在公元1281年。《玄都寶藏》的雕板亦不能倖免。這兩次《道藏》的不幸遭遇給明代編纂《道藏》帶來很多困難。如果比較一下元明兩代的《道藏》，我們會發覺到明藏的卷數實較元藏為少，亦較金藏為少²²。

明《道藏》的編纂工作始於明成祖時，說得正確一點是公元1406年，是明成祖下令編纂的。主其事的是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續道藏》裏的《皇明恩命世錄》便收錄了明成祖在永樂四年（1406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命編進道書勅》：「勅真人張宇初：前者命爾修道教書，可早完進來，通類刊版，……」²³可是過了幾年，《道藏》仍未編就之際，張宇初便逝世了（1410年），《道藏》的編纂工作便落到他的弟弟張宇清身上。張宇清就是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死於1426年，當時《道藏》還未編完。宇清死後，《道藏》的編纂工作幾乎中斷。幾經波折，終於在1444年或1445年《道藏》得以刊行。在這方面道士邵以正的功勞甚大。邵是在1444年被任命為《道藏》督校的²⁴。所謂督校，即是刊板之時，主持校對工作的人。因為這套《道藏》刊行於明正統年間（1436—1449），所以名為《正統道藏》，計5,305卷，480函，編排次序由《千字文》的「天」字至「英」字。後來嘉靖三年（1524）重印《道藏》或其中一部分；萬曆二十六年（1598）亦重印全部或其中一部分²⁵。明神宗時下令繼續編修《道藏》，編修和刊行的工作亦由當時的天師——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負責。此續編名為《續道藏》，完成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計